（封面）

第二次握手

（第1页）

第二次握手

你应当经常，警常反省，使良心健康刚强，用来攻击人世间软弱的人性，不应该太爱好身处无谓的虚荣。

——原书

你能不能对自己的朋友信守不渝，永远做不愧于她的人，那将是对你的性格、灵魂、心地，以至于道德的最好的考验。

——亭利·马克思

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2页）

第一章

深秋的首都，天气晴朗，寒气逼人，阔叶树的叶都落了，露出稀疏的枝桠，公园和高楼大厦前的松柏树都显得郁郁葱葱，遥望香山，象蒙着节日的沙锦（纱巾），风姿绰约显出浅红色的、起伏蜿蜒的身影，那该是千万棵枫树正红的象烈火喷泻吧！

黄昏时节，夕阳远卧在香山，满天是浓重的绛红色、酱紫色的晚霞，一朵朵、一缕缕象万紫千红，象花朵和飘带，前门楼下，各种各样的小汽车，川流不息，人群向潮水喧哗，欢笑，交织成一幅幅繁荣、热烈的场面。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这是一九五九年深秋的一个黄昏，在首都天安门处一条寂静的小巷深处……

一辆流线型的“莱茵河”牌小轿车（第3页）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平稳地驶过，它的蔚兰（Korrektur蓝）色的身影，悄悄地缓缓转进一条小街，在一条小胡同附近停住了，轿车后门开了，一位穿呢子军大衣的消瘦身材的高个子站了出来，他朝四周眇了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拂了拂银白色的头发，我们在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他闪闪发亮的上校肩章和红十字领章。

“喂，小星星”，军医上校俯身朝轿车窗口笑道：“到我家坐坐吧，师母一定挺想你。”

“下次再来吧，苏老师。”窗口露出一个姑娘的脑袋，她眨眨眼睛笑道：“师母一定更想你呀。”她奌（Kurzzeichen点）奌头，“你回家休息吧，代我问候师母好”。莱茵河车尾喷出一股白雾，静静驶去去，军医上校也转身走入小巷。

（第4页）

上校穿过四合院，踏上自己家门前的阶石，柔漫的灯光，透过窗户上的窗纱酒（Korrektur洒）出来，收音机的播音员也传到小院里，上校站住了，侧身倾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一位男播音员，圆润悦耳的声音，“中国医学代表团，在团长中国医学院研究所所长吴阶平院士，付（Korrektur副）团长中国军事医学院实验药物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苏冠兰教授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代表团访问了阿联酋、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友好国家，代表团一部份成员曾在英雄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助筹办河内医科大学，为促进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作出贡献。代表团团员锡纯教授，宋鸿剑教授等也乘飞机回到北京。

（第5页）

“人还没到，收音机先报信了”，上校微微的一笑，接着他推开房门走进家里。

“冠兰，你回来了！”苏冠兰的妻子叶玉菡惊喜地扑上来，教授深情的抚摸着妻子的手，在玉菡花白的鬓角上轻轻一吻，“爸爸，爸爸回来了”，苏冠兰的两个小孩从室内奔出来，像小鸟一样欢笑着，喧叫着，教授蹲下来，舒开两肩，抱住两个孩子，孩子们扑进爸爸的怀里，爬到爸爸的肩上，教授无限慈爱地亲吻着孩子们的细嫩小脸，“痛，爸爸的胡子”，五岁的儿子苏會（Kurzzeichen会）躲闪着，笑道叫着，“我亲爸爸”，七岁的女儿苏丰却把小脸紧紧依偎在父亲的面颊上，“我不怕痛，我再也不许爸爸走了……”苏冠兰摸摸自己唇上两撇剪的整齐的、威严的、雪白（第6页）的胡须，不禁笑了起来，他问两个孩子说：“爸爸出国这几个月，你们想爸爸吗？”

“我想，我最想”苏会争先叫道。“我比苏会还想”，女儿笑道，“妈妈比咱俩还想呢，妈妈瘦了。”教授敝（Korrektur瞥）了一眼，玉菡无声地却十分欣慰地笑了。“爸爸你从国外回来，带回什么好吃的东西了，”儿子突然睁开眼睛问，“爸爸出国干革命工作，不是去玩，那（Korrektur哪）有什么好吃的”，作母亲的嗔怪道：“别爬在爸爸身上，看把爸爸的军装都弄脏了，快下来吧！”

费了很大劲才把两个孩子拖了下来，他俩朝餐桌奔去，抢着拜访碗筷，玉菡接过丈夫的军帽，帮丈夫脱下军衣，温柔地说：“快去换衣服吃饭吧，都等你好久了。”“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第7页）

“今天下午所长打电话来，我忙着。买菜做饭累的够呛”，“宋以哲吗，他怎么知道的”，“说是鲁政委告诉他的”，“噢，鲁宁同志”，苏冠兰推开门走了进去。

四合院一般都不宽敞，苏冠兰和妻子见面的房间是兼作餐厅和客厅的，他此刻呆的房间是起居室兼读书室，实验的药物研究所在海滨上有几座楼当宿舍，上校不愿住进去，从来到北京起，他就住在这里。

书房不大，有四个书柜，二张沙发，在沙发环绕之中是一张小圆桌，桌上陈设着精制（Korrektur致）的闹钟，和一面蛋圆形的镜子，临院有一个大窗，窗下摆着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一架熊猫牌收音机，一切都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显示出女主人的勤勉和洁净。苏冠兰微（第8页）微笑道，点点头，从圆桌下，拖出一条小登（Korrektur凳），一面脱皮鞋一面对着小镜子，镜子中突出一个清晰的面容，消瘦，面容严峻，端正的鼻梁，明亮的眼睛，威严雪白的胡须和浓眉，宽阔的而突出的额头。

“哎，玉菡”，上校提高嗓音，朝隔壁喊道：“我才五十岁，头发为什么全白了，连眉毛胡须也是花白了”。“我怎么知道”，玉菡在雾气腾腾中炒出最后一个菜，她被呛的一面咳嗽，一面回答。

“你不是病毒专家吗？我的付（Korrektur副）教授”，“别取笑了，我想大概是遗传吧，爸爸不是很早就白了头吗，另外和用脑过度，心情郁闷也有关系！解放前几十年过了什么样的日子呀？”

教授刚换好右脚托（Korrektur拖）鞋，左脚（第9页）的皮鞋带尚未解开，却忽然听见小院中一奌（Kurzzeichen点）动静，侧脸一瞥，透过湘妃欣窜（竹帘），可以看见一位女客人刚从门处走进来。“她是谁呀”，苏冠兰心中掠过一絲（Kurzzeichen丝）惊疑，“怎么有奌面熟似的”，这是一位身材很高，体型匀称的，略微上了奌年纪的女子，她穿着华贵兰（Korrektur蓝）色的西服，敞领附着洁白的印度沙（Korrektur纱）巾，披着长长的柔软的卷发，两手插在衣兜里，静静的停在园中，表现出不平凡的气宇，她那异常美丽的面庞上渗出冷峻而严肃的神情，特别引人注乙（Korrektur意）的是她的那一双黑莹莹，亮晶晶的丹风眼，显得很沉默，深思，担（忧）郁。

“我一定认识她。”苏冠兰不安的寻思，可是为什么硬是想不起来呢？她究竟是谁呢？

隔着小院于苏家对门的是中央水利部工程师刘述家，此刻工程师正好（第10页）推门到屋檐下去取自行车，恰巧于（Korrektur与）女客人打了个照面。

在苍茫的暮色中，刘述看到这样一位美得惊人的而冷淡的女子，很觉（注意）意分寸，不料女客人微微笑了一下，有礼貌的奌（Kurzzeichen点）头后问道：

“请问，苏冠兰先生住在这儿吗？”“是的，不过他出国去了。”“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位军医上校，个子很高，走进这里来了，”“军医上校，那一定是苏教授”，工程师赶忙答道，“我听说他今天回国，他家就住在对门那里，请你到他家去找他吧。”

“谢谢。”女客人奌了奌头。

“她是来找我的，可是……”苏教授满腹疑虑，思绪如麻。女客人目送着工程师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这才收剑（Korrektur敛）笑容，缓缓转过身来。

她微微皱了皱眉头，凝视着苏冠（第11页）兰家门，透过来灯光的窗户，她思索了片刻，终于踏着缓缓的脚步，慢慢地朝苏冠兰家门前走来，院中一株高大的梧桐树落光了树叶，零星的黄叶落在她的脚下作响。

“她是，原来是她！”

教授霍然想起来，一刹那间教授惊疑的呆住了，像有一只无刑（Korrektur形）的巨手在他心头上狠狠的抓了一把，他使劲的咬住了唇，按捺住激情涌出千万重的心情。

饭菜早已摆好了，还不见苏冠兰出来，叶玉菡有些不高兴了，“又被什么书迷住了。”她轻轻推开门，看见丈夫俯身凝视，双手搭在左脚皮鞋上，脸朝窗子一动也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外面有什么啊”，她扭身都到客厅门口，伸手拉开房门，立刻看见停在台阶上的女客人。

（第12页）

“啊……您”，玉菡连忙在围裙上插（Korrektur擦）插手，笑迎，依照北京人习惯，两个不相识的人如果一个以（“）您……（”）开首，另一方则应立即做自我介绍，可是女客人并没有这样，她深邃的看着玉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啊，请问苏冠兰先生住在这里吗？”

“是啊，您是……快请进来吧，屋里坐。“玉菡热情地笑道，同时伸出手来。

“啊，不，不……”女客人迟疑的摆摆头。“看你，走到门口 ，还客气什么，”玉菡依然坦率而真诚的相望着，她握着女客人的手，暗暗吃惊的觉得，女客人的手那么圆润柔软，然而，是那么冷冰冰的，像雪霜一……

“不，我不进屋了，另外还有事……”

“哎呀！什么事那么急？别客气了，刚摆好晚餐，和我们一块吃吧。”

（第13页）

玉菡心中十分焦急的猜疑，冠兰为什么不出来，他明明看见了这位女客人，也听见了这番对话呀，这里究竟有什么原因。

“不，多谢了，我好有要紧事。”

叶玉菡凝虑重重，她是一个病毒专家，有足够的沉着敏感，她伴随着客人，依然诚肯（Korrektur恳）而惋怅（怅惋）的挽留着，客人跨出门栏，默默地停住脚步，举目凝视着，满天沉郁的夕晖晚霞，在暮色苍茫中，她美丽的脸上显得格外洁白冷峻，两只丹风眼也显得格外黑……

忽然，女客人扭头注视着叶玉菡，轻身问道：“请问，您是苏冠兰的夫人吗？”

“是呀”，女主人茫然答道。

客人迷惘的摇头，垂下目光，沉寂几秒钟后，深深的感叹，“哎，您多辛（Korrektur幸）福呀！”她的话像秋风吹拂落叶般的微微颤慄（Korrektur栗），玉菡的心脏不禁紧缩着，（第14页）她刚想说什么，女客人已经朝她奌（Kurzzeichen点）奌头，踏着轻盈的脚步向巷口走去，一分钟后，就消失在幽暗之中……

（第137页）

第十七章

南京药物学院别墅是一座小洋楼，在这里住着苏氏家族的全体成员，苏风其很少到天文台，代替他执行职务的是苏风麟，他刚从美国回来。

苏风麟和他夫人，以及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儿子苏培兰，也住在这里。

冠兰的弟弟啟兰，弟媳宋鸿剑都在中央医学院任教，也住在这里。

这个家族最奇特的一位就是叶玉菡。他被苏风其视为儿媳，被啟兰、珊兰称为姐姐，却被苏冠兰称为“叶付（Korrektur副）教务长”，即使这样的称呼也是极少的，叶玉菡更加沉默孤僻，她似乎不把苏冠兰看成是自己的丈夫，她称呼冠（第138页）兰“苏院长”，而且这种称呼也难听到一两次，彼此冷若冰霜。

冠兰自一九四六年就失去了琼姐的音讯，琼姐最后一封信，曾提到她计划回国，可没有回来，从此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没有任何人能回答一个音，一句话，世界上任何语言也不能表达苏冠兰沉痛的怀念，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十八年来忠贞不渝的爱情会毁于一旦，他更加消瘦、憔悴了，只有这一切和他那银絲（Kurzzeichen丝）发能无声表露出教授深刻的创伤和痛苦。

“哼，还在等你的琼姐吗？告诉你吧，她早就变心了”，苏风其不止一次第对苏冠兰说，“你想想，向（Korrektur像）她那样的德智高望（德高望重），声誉满天下的名教授如果死了会不轰动吗？如果调到别的机关，她不会写信告诉你吗？如果没死，又没调动，为（第139页）什么不来信呢？当然变心了，我听美国朋友说，她和一位叫奥本海默的美国物理学家结了婚，听说那个美国人四十二岁，也是参加原子弹实验的名学者，很有钱，他和丁洁琼一块工作多年，难免没有（难免有）感情，再说像丁洁琼那种人能老爱着你这个连金也没有镀过的土包子吗？她可能快做母亲了，你好像傻瓜一样老等着。”

老人讲的有声有色，而苏冠兰也确实记得琼姐的来信，多次提到这位美国教授，称赞他是个善良正直，才华焕发的科学家，有两次甚至赞美他的端正优美的容貌和刚正不凡的气慨（Korrektur概）。

尽管如此，苏冠兰仍不相信父亲的话。

“不，不可能，琼姐绝不是那种人，她不会变心的”，他顽固地说，可是当他说这些话时，心中充满了别人难以理解的（第140页）绞痛和迷惘。

一九四八年苏风其又带上了第四项桂冠，他已经是英国皇家会员，七十二岁的老人辞去了付（Korrektur副）院长、秘书长的职位，专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

“今年已经是二十年满期，应该和玉菡结婚了吧”，老院士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瞧你头发全白了， 老得不像样子，玉菡能等你二十年不容易呀，在人间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好女子了吗。”

苏冠兰过着狐（Korrektur孤）独而寂寞的生活，把绝大部份时间消耗在实验室里，把全部精力灌注在科学事业上。

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欢笑，他把别人消耗在家庭生活中的一奌（Kurzzeichen点）时间和精力也用在浏览和摘抄一些凄凉怅惘的古典词句上，寄托着对远方情人不可磨灭的爱情，无论是（第141页）长城内外的万里云烟，茄（Korrektur嘉）陵江畔如酥的微雨，还是紫金山下滚滚的流水，都（Kurzzeichen丝）毫不能冲淡苏冠兰教授深远的思念与痛苦的爱情。

第一部完

Transcribed by Xiayin Dang 2015